

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四十二本

慶祝王世杰先生八十歲論文集

第一分

目錄

中英文裡反成式的語詞.....趙元任

唐代洛陽太原道驛程考.....嚴耕望

史記斟證卷四十、楚世家第十.....王叔岷

附載：

考古學上所見漢代以前的西北.....張光直

華北農業村落生活的確立與中原文化的黎明.....張光直

中國南部的史前文化.....張光直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十月

中華民國 臺北

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四十二本

慶祝王世杰先生八十歲論文集

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慶祝王世杰先生八十歲論文集

第四十二本

第一分

每分定價新臺幣叁拾元

不准翻印

編輯者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 研究所集刊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臺北市南港區
印刷者	興台印刷廠 臺北市安東街216號
代售處	臺灣商務印書館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十月出版

中 央 研 究 院

歷 史 語 言 研 究 所 集 刊

第 四 十 二 本

慶 祝 王 世 杰 先 生 八 十 歲 論 文 集

編 輯 委 員 會

李 濟(主席)

陳 槃(常務)

嚴 耕 望

周 法 高

石 璋 如

屈 萬 里

芮 逸 夫

張 秉 權

許 倬 雲(英文編輯)

金 發 根(助理編輯)

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四十二本

慶祝王世杰先生八十歲論文集

第一分

目錄

英文裡反成式的語詞·····	趙元任·····	1—4
唐代洛陽太原道驛程考·····	嚴耕望·····	5—34
史記斟證卷四十、楚世家第十·····	王叔岷·····	35—80
附載：		
考古學上所見漢代以前的西北·····	張光直·····	81—112
華北農業村落生活的確立與中原文化的黎明·····	張光直·····	113—142
中國南部的史前文化·····	張光直·····	143—178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十月

中華民國 臺北

中英文裡反成式的語詞

趙元任

西文裡頭——尤其是英文——常常在一個詞或一個短語上加減一個詞頭詞尾或用其他形態的變化造出一個新詞或短語，可是結果與原來的結構並不相同，或者竟是衝突的。這種變化叫作 back formation，我給它譯作‘反成式’。例如韋氏國際大詞典在 back formation 項下舉例有 diagnosis ‘診斷’，原是從希臘轉拉丁借入英文當一個名詞用；但是後來造出一個像帶動詞尾樣子的 -se，成了一個新動詞 diagnose ‘診斷’，這就產生了一個反成詞了。

還有 Random House 大詞典在 back formation 項下舉例有 typewriter: (to) typewrite 的例子。原來的複合名詞是：

type ‘鉛字’

writ(e) ‘繕寫’ -er ‘器’

名

+

(動

+

尾)

的結構；可是反過來把局部的動詞尾去掉了，硬造出來一個名動式的新動詞了。

類似前一例的有 stage manager ‘後台管理’，反成一個動詞就是 to stage-manage。這個反成動詞的過去分詞見於：“It will be interesting to watch with what skill this most important operation undertaken by a British King in years will be stage-managed.”¹ 同樣從 free association ‘隨便聯想’ 近來往往看見，也聽見，to free associate。又有從 guest conductor ‘客座指揮（者）’ 反成為 to guest conduct ‘以客的資格來指揮’²。前兩例中連一個連號“-”都不用。又有從 forced landing ‘不得

1. *Honolulu Advertiser*, December 4, 1938.

2. *Berkeley Daily Gazette*, March 25, 1970, p. 4.

已降落’（例如飛機因為發生障礙）用反成被動式動詞就有：“I think it was under control and probably it was successfully forced-landed.”¹

名詞不一定反成為動詞，也有反成為形容詞的。例如從 textual criticism ‘文字性的考據’，就有反成形容詞 text-critical ‘關於文字性的考據的’。（出處可惜沒有記下來。）

反成詞不一定是加有時候是減去詞頭尾或其他成分。例如從 unscathed ‘沒受損害的’反成為 less scathed²。其實 scathe 是有這個字的，不過很少見，而 unscathed 是個很常用的字，所以說 less scathed 的時候，說的人聽的人都覺得是個反成語。還有 thunder 可名可動，lightning 只是個名詞；可是 “It thundered and lightened” 就好像是去掉了一個動詞尾 -ing，其實本來並不是那麼回事兒。³ 又英文 illicit ‘不合法，不照規矩’是 licit 的反面；但 licit 這字罕見到很少人知道字典裡有這個字，所以韋爾斯自傳裡說：“In those days I would have made illicit love impossible—by making almost all love-making licit,”⁴ 他縱然知道是有 licit 這個字，他玩那個字的時候一定想一般讀者（我就是其中之一）不知道，所以實際上等於造了一個反成詞。

英文裡反成語詞既然這麼常見，那麼中文裡有沒有反成式的語詞呢？有是有，可是少的多。大都是從常見的否定式改成平常不見或罕見的肯定式。比方說某人“不成器”，如果不同意這話就可以說“他很成器嚟！”同樣，“不識抬舉”的反成式就是“很識抬舉”。又如“不興”或吳語裡的“勿作興”，雖然也常說“興這麼做的”，不過多半是對着“興不興這麼做？”的問題說的。還有“了得”只見於“這還了得?!”就是“不得了”或“了不得”的反成詞。有一次聽見人說某人總是“無精打彩”的，旁邊一個人就說：“不！

1.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5, 1942, p. 20.

2. 這是同事 Denzel Carr 先生談話時候說的。時在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

3. 見英譯 C. Collodi, *Pinocchio*。這是據我在一九四〇年四月三日的筆記下來的。原英譯是一八九二年出版的。最近的些譯本第六第七跟第廿四章仍用 lightning，並沒有 lightened 字樣。

4. H. G. Wells, *Autobiography*, p. 606, 1933

他有精打彩的很吶！”這又是個從否定式反成一個肯定式的例子。

那麼英文裡的反成式語詞既然那樣多，爲什麼中文裡除了否定改肯定式之外很少有反成式吶？我想主要的原因是中文的語詞或詞素雖然不是全無限制的當任何功用，可是跟一般有屈折的語言或半屈折性英文比起來，中文還是自由的多。結果是用不着取反成式，就可以活用。例如‘診斷’也可以當名詞也可以當動詞。‘管理’也可以當動詞也可以當名詞（不必加‘者’字）。‘指揮’，‘降落’也是動名兼用。如有辨別的必要可以另加字，例如‘關於文字性的考據的’。所以英文在印歐語系裡算是最少屈折最近乎中文——這話 Otto Jespersen 很早就說過——但是還不如中文差不多每個詞素可以兼好幾種功用，結果就很少有作反成語的必要了。

Back-formed Expression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Summary in English

Yuen Ren Chao

Back formations are very common in English and other Western languages. Why are they so rare in Chinese, except a few in which expressions are back-formed by removing the negative affixes? The answer is that while Chinese words and phrases are not unlimited as to form classes, they are functionally much more versatile than in inflected languages or partially inflected languages such as English. For examples see the main text.

唐代洛陽太原道驛程考

嚴 耕 望

中國中古時代，中原北通北塞主要幹道有二，西爲洛陽、太原、雁代道，東爲汴梁、邯鄲、燕薊道。東道坦，西道險。唐都長安，而建洛陽爲東都，太原爲北都，故西道交通大顯重要。然其行程無能具體言之者，茲考而出之，以爲讀中古史者之一助。

由東都東北行一百四十里至懷州（今沁陽縣），又北一百四十里至澤州（今晉城縣），又北微東一百九十里至潞州（今長治縣），又北四百五十里至太原府（今晉源縣，舊太原縣），共九百二十里。

太原至東都間之重鎮爲潞州，必爲大道所經無疑。茲就通鑑舉例，如梁大通二年，爾朱榮起兵晉陽，經上黨，河內，渡河橋入洛陽。（卷一五二。）唐武德三年，突厥遣使潛詣王世充，潞州總管李襲譽邀擊，虜牛羊萬計。（卷一八八。）開元十一年正月，車駕自東都北巡，經潞州至并州，置北都。（卷二一二。）開元二十一年，由東都，北巡北都，亦中經潞州。（卷二一三。）後晉天福元年，石敬瑭由太原入洛，中經團柏，至潞州，又南經河陽，渡河至洛陽，（卷二八〇。）天福十二年，劉知遠起兵太原，欲自石會趨上黨，出天井，抵孟津。（卷二八七。）此皆其證。潞州以南則澤、懷也。爲大道所經，俱詳後文。今就通典、元和志、寰宇記之太原府、潞州、澤州、懷州、河南府各條所記里程表列如次：

	太原至東都	太原至潞州	潞州至東都	潞州至澤州	澤州至東都	澤州至懷州	懷州至東都	其 他
通	885	450	460	190	280	140	140	河南府北至澤州280里
典		450		190	280	240 (此篇)	140	
元	890	450	470	187	280		150	澤州北至太原府大路610里
和				149(誤)		140	150	
志				190	225 (蓋誤)	140	140	河南府北至澤州280里
寰	890	450	470	190		140	140	
宇								
記								

據此，太原至東都之總距離似爲八百九十里之譜，觀元和志澤州條云北至太原府大路六百一十里，而澤州至東都二百八十里，無異說，其和正爲八百九十里。然累積各府州間之距離計之，則當爲九百二十里，而潞州北至太原南至東都之和亦爲九百二十里或九百一十里。蓋記錄資料先後有參差耶？今姑以累計之數爲準，以便下文各小據點里數之計算。又按潞州東北爲儀州，西北爲沁州，皆可至太原府，然三書所記太原、儀州、潞州線及太原、沁州、潞州線多者六百里以上，少亦五百里以上，故知潞州至太原驛道四百五十里者，不經儀、沁也。

其詳細行程可考獲如次：

出洛陽上東門，東行經積潤驛，石橋店，蓋三十餘里；折北行渡河至河陽。又由洛城東北行三十里至白馬坡，又名白司馬坡（今白坡），亦至河陽。

新一三六李光弼傳，光弼至東都，史思明來逼，「遊騎至石橋。」光弼度不能守，乃悉軍趨河陽。「諸將曰，並城而北乎？當石橋進乎？」光弼曰，當石橋進。……賊不敢逼。」是洛陽至河陽有兩道：其一東經石橋，其一由洛城東北直趨河陽也。就此事度之，東經石橋當爲主線。石橋在唐洛陽上東門東約三十餘里，即漢代上東門故地；其西有積潤驛。並詳唐兩京館驛考（刊見唐史研究叢稿）。又蘇氏演義：「今洛陽石橋店東十里已來大道之北當高山。山巔有一塚，乃杜預塚也。首陽北望，正與河陽城相對，北去河陽二十餘里。」則石橋有店。據元和志五，河陽西南至洛八十里，偃師西南（西）至洛七十里，首陽山在偃師西北二十五里。則前撰兩京館驛考推測石橋在唐洛陽東三十餘里，益可信。

舊五代史二六唐莊宗紀，天祐八年二月，「庚午，梁祖在洛，聞王師將攻河陽，率親軍屯白馬坡。」此白馬坡必當洛陽河陽道。檢通鑑二六七梁乾化元年紀，書此事作白司馬阪。按白司馬阪屢見唐史。如舊太宗紀，貞觀十一年九月，「河溢，壞陝西河北縣，毀河陽中潭〔潭〕，幸白司馬坂以觀之。」又通鑑一八二隋大業九年，楊玄感反，攻東都，「使弟積善將兵三千自偃師南，緣洛水西入。玄挺自白司馬坂逾邙山南入，玄感將三千餘人隨其後。……玄挺直抵太陽

門……玄感屯上春門。」胡注：「白司馬坂在邙山北，邙山在洛城北。」又云隋洛州「東面三門，北曰上春，中曰建陽，無太陽門，當考。……劉仁軌河洛記，東都羅郭東面北頭第一曰上春門，唐改曰上東門。」白司馬坂亦即白馬坡無疑，在洛陽東北至河陽道中。復考通鑑一五一梁大通元年，「（魏）丹楊王蕭贊聞寶寅反，懼而出走，趣白馬山，至河橋，爲人所獲。」當即一地，坡阪在山下耳。紀要四八，白司馬坂在府東北三十里，邙山東北垂也。一統志河南府山川目，同。

又冊府一一四，後唐明宗屢幸白坡，且曾祭突厥神於此。地近邙山。申報館新地圖，洛陽北有白坡，正當孟津道，即唐之白司馬坂、白馬坡無疑。

河陽城在大河北岸，（今孟縣南十五里。）唐末置孟州。南臨盟津，去東都七八十里。晉杜預造浮橋於此，爲南北交通要衝。魏孝文都洛，於盟津北岸，築北中郎府城，爲京師之後衛。東魏又於南岸及中流沙潭築城，稱爲南城，中潭城，並北城爲三，南北呼應，以與西魏相拒，爭洛陽之控制權。唐代浮橋規制宏壯，爲當時第一大橋，連鎖三城，爲南北交通之樞紐。渡橋而南，臨拊洛京，在咫尺之間。渡橋而北，直北上天井關，趨上黨、太原；東北出清臨關，達鄴城、燕、趙；西北入軹關，至晉、絳。誠爲中古時代南北交通之第一要津。顧祖禹曰：「河陽蓋天下之腰脊，南北之嚆喉，」「都道所輳，古今要津。」是矣。故爲兵家必爭之地，天下有亂，常置重兵。隋及唐代前期置關於中潭，曰河陽關。安史亂後，中原多事，更置河陽三城節度使，屏障洛京，兼制北道，故李吉甫稱爲「都城之巨防」也。

河陽孟津浮橋 元和志五，河南府，「河陽縣西南至府八十里。」會昌三年置孟州，治河陽，見兩志。寰宇記五二，孟州，「西南至西京七十里。」疑寰宇記就捷徑言，元和志就石橋驛道言之歟？

孟州因孟津受名，孟津即盟津，以武王伐紂會盟八百諸侯於此而名垂史冊。河陽之名始見於春秋僖公二十八年，云「天王狩於河陽。」漢置河陽縣。寰宇記五二，孟州河陽縣，「今縣西北三十五里有古城，即漢理所。」則非唐之河陽矣。紀要四六，以爲唐河陽縣孟州治，即漢之河陽，誤。

通典一七七河南府河陽縣條云：

「河陽，古孟津、後亦曰富平津，在其南，謂之陶河渚。魏尚書僕射杜君畿試船沉沒之所。……浮橋卽晉當陽侯杜元凱所立。後魏莊帝時，梁將陳慶之來伐，尅洛陽，渡河守北中府城，卽此；孝文太和中築之。齊神武使潘樂鎮於此，又使高永樂守南城以備西魏，並今城也。其中潭城本東魏所築，仍置河陽關。」（參看水經注五。）

是浮橋卽在孟津。按杜畿試船沒於陶河，亦卽孟津，事見三國魏志一六本傳。畿之孫預。晉書三四杜預傳云：

「預又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議者以爲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僚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微巧。」

據此，晉以前雖歷代爲津渡之要，但不建橋，而此橋建成亦空前之津梁工程，故君臣大會，預有「微巧」之言也。通鑑八五晉惠帝太安二年，成都王穎等起兵向洛，「列軍自朝歌至河橋，鼓聲聞數百里。帝親屯河橋以禦之。是南北用兵，此橋見重之始。其後歷代用兵，事涉洛陽者，無不爭此橋之控制權。紀要四六河南重險條已詳徵引。既爲兵家所爭，故史事所見，屢圖破壞。如通鑑一七二，陳太建七年，周主攻齊，拔河陰及洛口城，「縱火焚浮橋，橋絕。」此攻者欲壞之也。又通鑑二八〇後晉天福元年，晉主南下，唐主命將「守河陽南城，遂斷浮橋，歸洛陽。」此守者欲壞之也。然屢廢亦屢建。唐六典七工部之水部郎中條云：

「臣梁十有一，皆國工修之。……河陽橋船於潭洪二州造送，……河陽橋置水手二百五十人，大陽水手二百人，仍各置木匠十人。」

又元和志五云：

「河陽縣……浮橋架黃河爲之。以船爲脚，竹簃互之，……船簃出洪州。」此兩條見唐代此浮橋之結構與規模之大，非他橋所能及。

至於河陽城及浮橋之正確位置：元和志五河陽縣目中潭城條記浮橋事。又於偃師縣目云：「盟津在縣西北三十一里。」檢寰宇記五二孟州河陽縣，「南浮橋

在縣南一里，即太始十年杜預造。」同書五偃師縣，「盟津在縣西北三十一里。河東逕小平縣，俗謂之小平津，……河於斯有盟津之目。昔武王伐紂，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故曰盟津，亦曰富平津。」（按「河東逕」以下，乃仍水經注語。）蓋浮橋北端在河陽城南一里，南端則在偃師縣西北三十一里。舊志，孟州「本河南府之河陽縣，……城臨大河，長橋架水，古稱設險。」唐會要七〇，略同。即此浮橋矣。則河陽城幾緊迫黃河北岸可知。至其今地，元大一統志一二三孟州古蹟條，古三城在河陽縣南十五里。」又云，「盟津在今河陽縣南十里。」檢元史地理志：「孟州，唐置河陽軍，又升孟州。……至大定中爲河水所害，北去故城十五里築新城，徙治焉。故城謂之下孟州，新城謂之上孟州。」（據一統志懷慶府卷檢。）故元一統志云然，所謂「十里」者，奪「五」字耳。按上孟州新城即今孟縣，則唐河陽縣在今孟縣之南十五里，南臨大河處，河上架浮橋爲南北津梁之要也。

河陽三城 元和志五河南縣，至德（當作乾元）中，史思明寇東都，李光弼度不能守，乃「東守河陽三城，拒逆賊，賊……不敢犯宮闕。……故自乾元以後常置重兵，貞元後，加置節度，爲都城之巨防。」按新六四方鎮表，建中二年，「置河陽三城節度使。」此職終唐世不廢，歷任人選可考，詳吳廷燮唐方鎮年表卷四。所謂三城者，前引通典，河陽城即魏孝文帝所築之北中府城，又有南城、中潭城，皆東魏所築。檢水經河水注：「河水又東逕平縣故城北，……俗謂之小平也，有高祖講武場。河北側岸有二城相對，置北中郎府，徙諸徒隸府戶並羽林虎賁領隊防之。」通典蓋即承此爲說；但明指其爲唐河陽城耳。寰宇記五二，孟州治河陽，「北中府城即郡城也。洛陽記云，太和二十年造北中府。又有南城與縣接，乃東魏元象二年所築。」是亦以唐河陽城即魏北中府城也，但引洛陽記，詳其年代。

中潭城 潭者水中沙丘也。就河中沙灘築城，是謂中潭城。中古時代，黃河中潭城有二。一在蒲州。通鑑一八四，隋義寧元年，朝邑法曹靳孝謨「以蒲津、中潭二城降。」是也。其一則在孟津。通鑑一七二陳太建七年，周主拔齊河陰、洛口城，「縱火焚浮橋。」齊將傅伏「自永橋夜入中潭城。周人既克南城，

圍中潭。」又一八八，唐武德三年，魏郡「李商胡聚五千餘人，據孟津中潭。」舊紀，貞觀十一年九月，「河溢，……毀河陽中潭（潭），幸白司馬阪以觀之。」（潭爲潭之譌，新紀同誤。惟新三六五行志不誤。）及下引李光弼時事，皆是也。元和志五，河陽「中潭城，東魏孝靜帝元象元年築之，仍置河陽關。天寶以前亦於其上置關。」按魏書五八楊播傳附侃傳：「元顥內逼，……孝莊徙御河北，……顥令蕭衍將陳慶之守北中城，自據南岸。有夏州義士爲顥守河中渚，乃密信通款，求破橋立效……爲顥所害。」此事在孝莊帝永安二年，即梁中大通元年。通鑑一五三此年紀即據魏書述之云，陳慶之以元顥入洛，「爾朱榮與顥相持於河上。慶之守北中城，顥自據南岸，……有夏州義士爲顥守河中渚。」胡注：「水經注曰，河中渚上有河平侯祠。……意此中渚即唐時河陽之中潭城也。」是矣。然此事在東魏元象二年之前十年，蓋築城前早已爲兵家所重，爲守禦要害也。一統志懷慶府古蹟目，「洪邁容齋隨筆，河中一洲名曰中潭，上有河伯祠，水環四周，喬木蔚然。嘉祐八年秋，大水懷襄，了無遺跡，中潭由此遂廢。明統志，中潭城今夾灘。（按元大一統志殘卷一二三已有此說。）縣志，即今黃河中郭家灘。」

南城 元和志五河陽縣，「南城在縣西，四面臨河，即孟津之地，亦謂之富平津。」此似在河陽城西甚近，不在大河南岸。前引寰宇記亦云，「南城與（河陽）縣接。」似亦即在北岸。然通鑑一五八，梁大同四年，「（宇文）泰進軍灋東，……軒騎追（侯）景至河上。景爲陣，北據河橋，南屬邙山，與泰合戰。泰……擊東魏兵大破之。……高敖曹單騎走投河陽南城守將北豫州刺史高永樂閉門不受，……追兵至，敖曹伏橋下，……追者斬其首去。」胡注：「河陽南城在河橋南岸，北岸即北中城。」是也。是南城不但在南岸，而且即在長橋之南端。前引通鑑陳太建七年事，齊人既克南城，遂圍中潭。後晉天福元年，唐主憚晉兵之強，遂斷浮橋守南城。亦皆南城在南岸之證。下引李光弼事，亦見其然。蓋元和志、寰宇記誤書耳。前引水經注：「河北側岸有二城相對，置北中郎府。」云云。似北岸本果有兩城，其一亦有南城之目歟？故志、記承襲舊籍記載，皆有此誤，然非北朝末期至唐代之南城也。且志云「四面臨河」，似

當是說中潭城者，亦非南城形勢也。

唐代河陽三城之見重，始自李光弼守河陽以控東都。舊一一〇李光弼傳（參舊一三二李抱玉傳、新一三六李光弼傳、通鑑二二一乾元二年紀）云：光弼入東都，度不能守，乃引軍東北屯河陽，史思明不敢犯宮闕，頓兵白馬寺，與光弼相拒。下文述戰事云：

「十月賊攻城。……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乎？……過期而救不至任棄也。抱玉……守南城……殺傷甚衆。……光弼自將於中潭城，城外置柵，柵外大掘塹，闊二丈，深亦如之。周摯捨南城，併力攻中潭。光弼命荔非元禮出勁卒於羊馬城以拒賊。……元禮……令軍中鼓譟出柵門，徒搏齊進，賊大潰。周摯復整軍押北城而下，將攻之，光弼遽率衆入北城。……一鼓而賊大潰，斬萬餘級，生擒八千餘人。……思明不知摯等敗，尙攻南城，光弼悉驅俘囚臨河以示之，殺數十人以威之，餘衆懼，投河赴南岸，光弼皆斬之。」

此南、中、北三城由南而北次第分明。通鑑二二一記此次攻守，又云：「思明怒，列戰船數百艘，泛火船於前而隨之，欲乘流燒浮橋。」光弼設計，又其火船，使自焚，不得進。又「又拒戰船，於橋上發礮石擊之，中者皆沉沒。」亦見橋與三城爲近，與前引高敖曹事亦相應。

河陽關 御覽一六一引冀州圖經：「河陽在河內郡南六十四里，有宮有關。」此殆河陽關之最早見者。通鑑一八五，唐武德元年紀有河陽都尉獨孤武都（隋書恭帝紀作河陽郡尉，字譌。）按隋制，關置都尉，如潼關有都尉也。知河陽亦置關。唐天寶以前亦於中潭置關，見前引元和志。新志亦云河陽縣有河陽關。元大一統志一二三孟州古蹟目，「河陽關在河陽古縣城南，遺跡猶存。」此關當驛道，六典之制，當爲中關；然六典六，中關十三，無河陽。蓋其時承平，未置耳。

綜上而言，河陽城卽北城，亦卽魏世北中府城，在今孟縣南十五里，南臨大河北岸。南城在大河南岸，與北城南北相望。河中有渚，置中潭城，且置關，名河陽。長橋架水，卽所連鎖三城者。

交通軍事要衝 河陽直北踰天井關趨潞州、太原，卽本篇所考之道也。河陽東北達鄴城、燕、趙，此亦爲自古幹道，不待言。杜翁後出塞五首（詳注四），爲出兵赴幽州、漁陽而作。詩云：「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王宏從軍行（全唐詩一函八冊）云：「十五學劍北擊胡，羌歌燕筑送城隅，城隅路接伊川驛，河陽渡頭邯鄲陌。」皆云由洛陽出發，經河陽至燕趙也。此類事證至多，不可枚舉。且河陽三城爲軍家必爭之地，前引諸史料已可見。讀史方輿紀要四六河南重險河陽三城條更列舉數十事。其北趨上黨、太原，東北走鄴城、燕、趙，亦皆可於其所舉史例見之，不再贅。所未舉證者，河陽西北經軹關至晉、絳道耳。下條續考之。顧祖禹曰：「河陽蓋天下之腰膂，南北之噤喉也。三城記，河陽北城南臨大河，長橋架水，古稱設險。南城三面臨河，屹立水濱。中潭城表裏二城，南北相望。黃河兩派貫於三城之間，每秋水泛溢，南北二城皆有濡足之患，而中潭屹然如故，自古及今，常爲天造之險。」又云：「都道所輳，古今津要也。」是矣。

河陽東北行約六七十里至懷州治所河內縣（今沁陽縣）。北魏末期，道中置高頭驛。按懷州治河內，西南至東都一百四十里，則河陽至懷州非七十里卽六十里。洛陽迦藍記一永寧寺條，爾朱榮舉兵，太后遣都督李神軌、鄭季明等領衆五千鎮河橋。……榮過河內，至高頭驛，……神軌、季明……開門降。」則其時河陽、河內間有此驛也。

懷州東北行臨晉關道，經鄴城至趙、幽，爲東北交通幹線，詳另文。懷州直北天井關道則今考之道也。其行程如次：

懷州北行十五里至雍店，又五里至萬善，又十里入太行陁，經科斗店，至天井關。

關於此段路線，觀通鑑二四七會昌三年紀述討澤潞劉稹事，最能得其詳。紀云：

「河陽節度使王茂元以步騎三千守萬善。……六月，王茂元遣兵馬使馬繼等將步騎二千軍於天井關南科斗店，劉稹遣衙內十將薛茂卿將親軍二千拒之。……八月……甲戌，薛茂卿破科斗寨，擒河陽大將馬繼等，焚掠小寨十七，距懷州纔十餘里。茂卿以無劉稹之命，不敢入，（胡注言不敢入懷州。）…